

興縣志卷之十五

營築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郡邑之制高城深池所以衛民生防奸宄固封守也雖四嶽三塗在德非險然莒城惡而民潰郢城完而楚安寧僅恃衆志之成城哉他如建署廨以表治修倉廩以裕儲設關隘以禦侮築堤防以濟川皆守土者所有事也夫興不急之務殫土木之工是擾民也因陋就圯無以嚴保障而興民利則弛而不張君子

惜之鞏苞桑固磐石以衛黎庶謹封疆曷可緩哉志營築

城垣

興舊爲興州明初改爲縣未有城池景泰元年枕山始築土城週圍二里三百二十步高二丈五尺後因河冲南關嘉靖十八年知縣張雲始用磚砌未完三十一年知縣王達詳明上憲兵備道葛令太原經張雲督工自乙卯夏起工迄丙辰冬完俱用磚砌忝築敵臺六座但東西城端至北山止其北山因土爲險有可通道處

則以墻截之隆慶戊辰夏知縣李瑚申允修砌
將北山外出者削之內窳者築之砌以磚石列
雉堞爲官道列敵樓十二所角樓八座復增東
西南三面高四丈厚三丈於東南西三門築甕
城重建南城樓又於東西關重修前令馬圖所
建郭城戍樓以隆慶三年三月起工以五年六
月告成舉人張鷟王用賓貢生孫光祖生員康
光宇尹洸等督工至

本朝康熙四十九年北城崩壞數十丈五十年二月
知縣欒廷芳倡衆捐輸重修

城門四座

東曰名和門

初名東作門嘉靖三十八年王完重修隆慶五年知縣李瑚復修改今名後於康熙四十九年知縣欒又重修焉丙改曰興賢門

南曰文明門

嘉靖三十七年知縣王完重修上祀奎星故名之後圯移東城樓

西曰阜安門

初名西成門嘉靖三十七年知縣王完重修改今名

北曰利澤門

俗名水門嘉靖四十四年知縣馬呈書增修以上四城年久傾圮甚多雍正八年知縣程捐貲督工補修完固

郭門三座

東郭曰啟明門

南郭曰觀箕門

西郭曰長庚門俱隆慶三年知縣李瑚建

解舍

察院在東門道北今圯基存

社學縣治東

旌善亭知縣馬呈書重建

申明亭知縣李瑚重建

贊政廳康熙十年知縣萬魏建

陰陽學

醫學在察院東今圯知縣楊智勝卽其基建節義祠雍正八年知縣程捐銀買

民房一處改建學宮之旁

布政司行署 在縣署東今圯無基

按察司行署 在縣署東今圯即察院舊址

鳴遠樓 在東關壽聖寺前上懸巨鐘晨昏擊之
聲聞數十里

峨嵋山樓 在縣署後嘉靖三十七年知縣王完
建

揖嵐樓 東城樓嘉靖三十八年知縣王完建隆
慶六年知縣倪湯重修 本朝康熙三

十五年南城樓毀移祀 奎星其上雍正
三年生員原肇研等重修

控陝樓 西城樓嘉靖三十八年知縣王完建隆
慶四年知縣李瑚重修 本朝雍正八

年知縣程
重修

南城樓 知縣閻忠信重修今圯基存

水門樓 即北城門樓今圯基存

杏花館

在東郊外嘉靖三十七年知縣王完建

清暉亭

在縣東六十里界河口嘉靖三十七年知縣王完建本朝知縣陶延中重修

改匾曰寄寄館記載藝文

雍正七年知縣程重修

養濟院

在城隍廟北儒學西嘉靖三十年知縣王達建雍正四年知縣楊因舊屋圯毀捐置南城內瓦房八間令孤貧居焉

敵樓

在北城山上

教場

在東關外瀕河隆慶五年知縣李瑚建演武廳三間將臺一座今爲河水衝蕩皆圯

草場

在城內北山上知縣王達創設

倉儲

預備倉

在縣署東正殿六間東西廩各五間嘉靖三十八年知縣王完建國朝新

增三座十九間雍正四年知縣楊智勝
於密陳管見事案內領銀建倉三座計
十一間共四十六間雍正
七年知縣程 又重整修

守禦兵防

舊設防河兵丁五名駐黑峪口又雍正二年奉
文新設汛兵十八名內

界河口三名

二十里舖三名

蔡家崖三名

西坪村三名

黑峪口五名

康寧莊舖三名

瓦堂村三名

共汛地七處汛兵二十三名

雍正七年四月鎮海將軍祖 奏明各營添設

外委把總興縣添設外委把總一員跟役三名

本年七月內巡察宋 奏明興縣僻處萬山之

中幅幘最廣民俗頗悍命案頗多鼠竊時發實

爲要緊地方城外止有外委把總一員並無防

守兵丁應添設千總一員撥鄰近營兵三十名

防守會議將外委把總帶兵二十名調防嵐縣

將嵐縣千總帶兵三十名調駐興縣

額設民壯五十名雍正七年三月奉撥 雁平

道十名存四十名

舊設舖房十處雍正三年知縣楊智勝奉文重修並建汎地七處營房七十間舖房八間計開

車家莊舖房二間 縣東十里

二十里舖營房十間 縣東二十里

奧家坪舖房二間 縣東二十五里

惡虎灘舖房二間 縣東四十里

界河口營房十間舖房二間 縣東六十里

康寧莊營房十間

縣南五十里

蔡家崖營房十間

縣西二十里

西坪村營房十間

縣西四十里

黑峪口營房十間

縣西五十里

瓦堂村營房十間

縣北六十里

雍正六年知縣程奉撫院文新修東路車家莊

奧家坪惡虎灘界河口四處北路白家崖武家

塔瓦堂村三處西路十里舖各舖房界牌墩臺

雍正七年西坪村蔡家崖二十里舖營房界牌

被水衝壞殺虎協移會知縣程修葺堅固

堤防

縣南瀕蔚汾水每夏秋水驟漲漂溺民居東西
南三關俱受其害嘉靖丙辰堤潰知縣王完申
請重修後復潰萬四十七年知縣毛柏申請
重修自南關火神廟起緣南濠至西城脚止砌
以巨石居民鞏固緣堤廛舍環列南關永無水
患但東關一帶水自南山北衝多所崩啣教塲
及民屋盡毀於

本朝康熙四十七年知縣樂廷芳詳爲城關久被水
患詳明及時修葺事興邑僻處萬山所藉蔚汾

一河以洩萬山之水其河從嵐發源至興達於黃河延袤百餘里河身舊循南山之麓去城約一里有餘城外東西南三關廂每關廂有上中下街三道市肆鱗次居民稠密自康熙二十年始受水患而西關之下街首被衝沒二十一與二十三年衝沒東關二十六與三十四年又衝沒南關三十九年衝西關二十餘年六受水害民房漂溺千有餘間而三關遂寥落矣細推致患之由蓋綠河從東來至城東水磨灘村左有石硬折而南流至南山之麓復轉而西南山

之旁出一支橫插河內訊之里老僉稱此山在數十年前僅一山嘴挂落水面不過丈餘故河流至此稍折仍依故道西行自康熙十來年間河流陡急而支山曲處適當水衝狂瀾專注沙土漂縮所以現在河身較前南徙十有餘丈而向日丈餘之支山亦遂長十餘丈橫峙當流夫以如矢之急湍而遇十有餘丈之橫山迎頭砥激怒勢自張是以河身轉而西北直抵關廂旋沖旋塌此來受害之始末也數十年來故道全淤橫流莫遏近且流澌蕩刷迫及城垣不爲

早計綢繆設遇霖霖泛漲不特民舍盡成澤國而雉堞亦將問諸水濱矣卑職目擊情形隱憂時切邇年以來

皇上加惠元元恩膏屢沛又蒙 憲臺念切民瘼多

方撫恤故克感召天和歲收屢稔流移盡復募

工修築此正其時卑職謀之紳衿里老莫不鼓

舞樂從然一勞期於永逸慎始庶克有終則修

築之方不可不深計而熟處也卑職爰就形勢

相度機宜應將砥流支山鑿平數丈使寬河面

以殺其逆轉之勢於北岸建石堤一道以抵其

興縣志 卷之十五
北來之衝又將舊河身挑濬深廣使歸故道以通其宣洩之路至南關對面山下原有石隘梗塞水口今宜稍加剗削俾水勢順利而北岸亦築石堤一道仍寬留河面以暢其出口之途如此則河流不致橫溢城垣無坍塌之虞而居民亦享安堵之福矣

巡撫噶批據詳情願捐修河道用弭水患事屬可行仰布政司查明轉飭但不得借端派累里民擅動倉庫所有興工日期報查繳

康熙四十七年閏三月十七日興工起至本年

五月十七日完工止

一挑濬 年淤平舊河身從東至西長三百六十三丈三尺面濶十五丈底濶七丈四尺深八尺五寸

一築護城堤一道從東迤西長四百五十九丈面濶六丈底濶八丈內東首築口堤一段長一百二十五丈西首築石堤一段長一百三十丈堤外加築小石堤一段長四十丈

一開鑿河南岸東首頂流亂山石嘴二座尖角形東一座長八丈西一座長六丈

興集志 卷之十一 五
一開鑿河南岸西首石山角一處弓形長六十丈

知縣朱大成楊智勝等 年加修至雍正七年知縣程集衆堵修焉

雍正八年三月初一日知縣程 捐銀倡衆率南關有房士民孫肯堂孫應秋白金鏞白金鏡康庸燦王有祿等各出貲財有差于 火神廟側修小石堤一座草市口修小石堤一座非獨護南關實以固城垣合邑頌之

興縣志卷之十六

形勝

邑有山川承天地之氣以產庶彙而邑里之消
長盈虛人物之靈蠢饒乏皆繫於此蓋山川異
則風氣殊風氣殊則鍾毓別理固然也詩曰秦
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正
謂此也故君子觀形勝可以得攻守之宜審保
釐之方施補救之術表網維之準極遊覽之娛
豈以已然之陳跡置之哉興錯處萬山西界洪
河密邇西陲當水陸之會固要區也而文獻無

徵表章未著其所以制攻守 保釐行補救樹
綱維騁遊觀者無得而紀焉則形勝所在守土
者不可不目計而心籌也志形勝

興邑左踞大萬山扼嵐岢之衝西帶黃河控秦
晉之交合查紫荆峙其南嵐漪之水經其北蓋
四塞之地也中則石樓一峰凝霞駐日桃花諸
寨插霧干雲加以北岡逸遶毓通邑之長龍南
嶺寵窈列斗城之錦障五峰疊峙一水迴環中
峰爲立帝廟右峰爲文昌樓左峰爲栖霞觀儼
三台之並列福勝寺蹲踞其西壽聖寺蜿蜒於

東實兩翼之交垂蔚汾東來抵南山逆折而北
來巽地之文明循城而西二十里至石嶺村水
口緊束鎖坤維之關鍵峯高土潤水冽泉甘園
林蒼蔚景色菁蔥僻在西陲頗稱繁庶然而石
山戴土朱明之氣太剛水激河喧財源之藏不
厚川太狹無寬平之體勢西偏高多難靖之牙
角山巖而民性愚水清而物產薄覽勝者不無
扶輿之憾焉

興介處萬山凡三大川北川爲嵐漪水卽倚嵐
水入河之處而河南諸山則瓦堂村石壑村雙

山壑爲要隘中川爲蔚汾水由嵐縣黃尖山發源經縣城入黃河而東則大萬山土名燒炭山爲崑嵐之要道界河口爲興嵐之繫關西則黑峪口乃神木延邊之通津也南爲南川水從本縣合查諸山發源西流至趙家川口合蔚汾水入河而川南山嶺之外則界嵐縣永寧臨縣故東南杓樹塢界嵐縣大坪頭界永寧俱奸匪出入之所而西則李家灣康寧莊舖實臨汾之通途沿河則採林渡大峪口乃鄜延之孔道也興邑無千家之曠可爲守衛所恃者地險耳而諸

隘路俱峻嶺鳥道不可並騎行百人守之千人莫過所稱四塞之固者實具於此矣

黃河

黃河自崑崙星海發源歷羗番入寧夏東北出邊遶三受降城至大青山折而南由河曲再入中國經保德至興縣界爲北會南會東京至裴家川口卽嵐漪水入河之處側爲合河卽舊縣治所今山巔城址猶在焉西岸爲陝府谷界自張黃塢寨灘至黑峪口爲陝晉通津西岸爲陝神木界下五里白家崖卽蔚汾合南川水入河

之處下曰軟米灌再南爲廵檢司舊志孟家峪
廵檢治此今廢而名猶存歷桑灣村至灘頭西
岸卽神木川水入河之處至狼峪溝爲狼峪灌
又南牛家川東豆峪西卽葭州界歷大峪口至
石灰溝入臨縣南北縣互一百五十里設渡口
八處河流自北而南兩岸皆崇山列嶂轄制河
流東盪則西奔右衝則左擊靜壑安瀾曾不能
十數里而嵐漪入河下爲張黃塢灌再下爲眉
夫灌蔚汾入河下爲軟米灌神木川水入河下
爲狼峪灌水衝巨石橫列中河嵯峨歷亂激浪

騰波瀾洶澎湃聲震數十里近者人不聞語聲
故舟楫之利多不能通惟木筏行焉然每當下
淮十餘里外舵工凝神矚目審視河流不敢差
分寸稍失手則水奔石壁人筏俱碎或入盤渦
旋沒至底矣至立冬後河冰流漸大或數丈蔽
河而下舟筏不行俗謂之流凌三春亦然隆冬
惟黑峪口河冰結合可通行旅他處則岸冰結
而中流開最爲難渡若欲扼麟府之喉固雲朔
之腹則合河黑峪灘頭三渡尤爲要津守土者
不可不加之意也

十景

峨眉曉烟

峨眉山在城內雙峰對峙如眉故名俯瞰一邑
城內四關居民稠密每早炊烟突上蒙羃城市
望之樓閣垣墉如在雲霧中日出漸迫而西至
黃河乃散過者皆驚以爲列省罕見云

石樓晚照

石樓山在縣東北五十里山巔石壁峭起高數
十丈週圍四五里落日倒映石色頽駁爛若丹
霞峰頂寬平舊有祠屋數百間爲土人避兵之

所

栖霞疊翠

栖霞觀在城東北土山之巔崇岡矗峙高數十丈石磴數百級洞門三重乃上列祠數百間飛甍碧瓦丹翠凌空閣爾梅有詩云萬角樓臺百巷冰樓霞道院石層層貧僧五拜華嚴讖許上經樓第幾重

通惠流香

通惠泉在栖霞觀之右泉凡三穴出水神祠座下注庭內井達於外井井兩龍口一注一洩由

外井潛流至水門引入城內清流甘冽大旱不涸合邑取汲焉

查山積雪

黑查山在縣東南八十里高可二十里石壁峻嶒爲西北諸山之冠數百里外望之蒼翠插天每隆冬積雪如雲橫天畔玉積峰頭山殖古松數萬株有神祠禱雨輒應

紫荊卧雲

紫荊山在縣西南九十里週可四十里南麓有聖母泉北麓石壁有洞出風中多叢薄產豪猪

每晨石罅濃雲亂湧橫互嶺腰經日不散山蒼
雲白隱現掩映觀者嘆爲奇景

浩旻飛磴

浩旻山在臨河二豆峪村去縣一百二十里孤
峰突起背連山東西南三面皆懸崖陡絕數百
丈上建真武祠南曰南天門人股栗莫敢憑視
好事者或攀鐵索緣崖而登傍有泉自巖罅倒
出可飲數百人西望河流如帶陝西葭延諸郡
然在目蓋諸峯之極高者

龍嶺天橋

雙堠山兩峰對峙中有大壑河水自南北注當壑有石壁數百丈橫互連合兩峰曰卧龍岡水從岡下洞穴流出合嵐漪水洞石衝出者矗立水中其北峰曰天磴山峭壁千尋徹下中裂外望之石紋如礧齒兩兩相錯亦一奇也

仙洞澄淵

桃花寨下有石穴曰仙人洞有三口僅容側身入數百步忽開敞怪石峭立石隙小穴如蜂房入者必以草節記路東南入忽有灘曰筱麥灘地甚寬洞頂高十數丈四旁皆鐘乳滴綴地下

虛軟如積葭麥故名再東南入曰仙人澗有水
寬可二丈水色黑不知所際有獨木橋無敢渡
者有三石柱石色瑩然蓋鐘乳所結而成者其
旁洞不可勝計人亦莫能窮焉洞外有峰突起
高十餘丈寬可二丈道士結菴於上以爲守洞
之所

蓮峰石堠

石堠山去城四十里高峰斷處突起石峰高數
十丈如斥堠狀上列祠廟石頂寬平如砥由峰
轉至山巔上有巨石矗立如蓮花由峰側轉南

曰黑龍池有黑龍祠祠後兩小門開之則澗巖
黝墨內有池水色蒼黑水旱不涸不流取此水
以禱雨輒應傍有巖曰伏虎巖相傳有僧伏虎
於此故名今僧與虎骨俱在焉

興縣志卷之十七

藝文

傳曰文所以載道也而亦所以載治故忠孝節義可以揚士氣勵民風者謂之文可以裨民生之利病國是之當否者謂之文而其他風雲月露咏歌記頌之辭不與焉所以維人心昭治道也興邑文獻無徵前人著作沒焉無稽謹因舊志所載而益以後人之作擇其剴切詳明有關人心治道者錄之下可以當典型之垂上可以備採風之貢文雖少不無萬一之補焉志藝文

新建廟學記

賈詠

興古興州今爲縣隸奇嵐州縣有山雄峙良隅
建文廟其上峻崖千尺卽其麓而學焉歲且久
風雨顛覆甚非所以禮賢聖而敦化源也林慮
馬侯道原以鄉進士知巴陵尋用更賢來知縣
事下車謁廟旣陟於岡迺降於學心竊巨之進
諸生謂廟學遠遠士乏科目顧何以稱德意况
有司先務予亦何讓越明年庚申政和歲稔適
按察僉事單父張君廷賓廵歷祇拜亦謂當徙
而力贊之隨以遷秩去南陽王君懋學奉

命董學政又申飭之馬侯於是協諸僚佐相方得
故廟下迤南新學之左民田良厥壤沃厥地平
廣負陰面陽山亘其後城屏於前遂厚市之而
廟址定矣旣以學匪宜左且隘陋弗稱廼易以
公所之在右者復度他地廣之隨山斬削以廟
之餘構焉惟二役之序首起禮殿次兩廡次戟
門次神庫神厨齋明有所泮水有池又次之櫺
星門門起二坊以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匾其額
殿楹五廡之楹五倍殿之一櫺星戟門楹六神
庫倍之殿之中移置夫子及顏曾以下配哲像

而章服有差皆朱其龕金壁輝映合十五席兩
廡設羣賢主百一十有四大書封號爵邑合十
四席而通祀之祭器甄錫陶瓦自籩豆以下合
四百八十事有奇皆如式學先明倫堂次兩齋
次講堂次號舍次饌所次倉庫次中門大門次
廡宇堂據中計三楹齋兩列楹各準之講堂視
堂饌所視齋號倍齋之六門加堂之三廡宇以
銜分三區合二十楹倉庫視門加一藏書有室
吏役有房廟之役張君倡焉馬侯成之學則侯
之所自爲也費總若干緡肇歲庚申秋迄甲子

凡五易寒暑煥然一新其良規偉觀皆與前所無旁邑之僅有者功成而侯秩滿矣訓導古雄高文達謂當有記命生員白廷相原翰以狀走京師嗚呼學以育才廟以崇祀二者政之首也古始入學必釋菜先師此固廟學之所自起而世之俗吏其不以緩而易焉者鮮侯克舉之躬自捐俸以先諸人師生耆舊咸有攸相餘勸富民取贖刑得數百金樹棟之日遠近助者以千計且日有給餉之者而木假於山石輦於民瓦陶於匠要所處得宜是故役久而民弗勞侯其

知所務矣乎他多惠政民士德之祖諱顥任兗州府通判子卿近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能世科第予於南宮有一日雅况素知侯因次之碑以遺興人暨嗣作者其詩曰 於惟廟廷曰山之巔誰其作之亦既有年於惟學宮曰山之麓伊誰爲之自昔攸築廟以崇祀學以育才上顥下覆咸曰嗟哉馬侯受

命來牧茲土士有依歸民有父母與自有令惟侯稱賢百度是修厥務奚先堂堂學宮奕奕新廟侯改作之功成祇告髦士攸宜聖神孔安籩豆

靜嘉人神胥懽郁郁文風彬彬士類厥倡惟侯
厥財匪匱侯其去止民實允懷託此豐石以永
將來

大明 治十八年歲在乙丑季冬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 經筵講官潁川賈詠撰

增修城垣記

王 完

縣舊爲興州 國初改州爲縣而縣治藐小僻
隅山谿之隘無可爲昭曠衍沃者先固未有城
池景泰中始築土墉半枕山麓在昔郭民繁夥
城南環有劇廛距蔚汾河數十丈而河自嵐縣

黃尖山合夾至茲百餘里會諸澗爲通川亦所謂壑九達之遐衝也嘉靖以前山林茂密雖有澍雨積霖猶多滲滯而河不爲青肆今闢墾日廣諸巒麓俱童土不毛每夏秋時降水峻激無少停蓄故其勢愈益怒湧汨湓致堤岸善崩而南郭民舍蕭然蕩徙無存者卽東西郭人亦播遷患苦矣嘉靖己亥邑子張雲鵬等尙之以磚而卑狹不固至乙卯同官王遠以狀上之當塗時昌邑雙石葛公實以兵事備撫於茲聞之蹙然曰今小民昏墊城墉陋卑不惟莫當降水而

恣橫窺伺興臨是曷能爲保障哉於是慨
意治飭會遠擢去相繼權攝率不久居公因太
原右衛經 張選鳩工選徒計所用費擇邑中
長老素著紀稱者凡十數人按方授事而公自
寄嵐下令遙制其役期曰必旬日告報工數以
程其惰勤於是諸督理者俱額額不敢自逸諸
徒役亦搢搢焉趨事明年丙辰六月完亦隨牒
至茲遵奉科條班揚明令故得增其培纍鞏其
繚砌謹其阨陔凡用磚若干萬凡用灰若干甯
自乙卯夏起役迄次年孟冬工用告竣雖無崇

雉長雲之閔麗而佳哉固護亦可謂奧區矣且
於北枕麓處亦卽山爲墉下臨絕崖限爲別塢
中築敵臺臺之上建立帝祠三楹蓋立帝爲北
位方神當時秩祀在我

文皇帝時特著靈顯或曰卽郊祀志載漢高帝所立
黑帝祠名曰北時者志又有曰東北爲神明之
舍故茲祠亦在邑東北峨嵋山最高處可以重
鎮遠邇奠峙山川實邑里之巨瞻鴻祐之永賴
也僉謂茲功勦兆不可無紀以施永久方圖礪
石撰詞兼其歲河堤崩沒亟爲城患明年丁巳

完又請議於公公爲轉致兩院計其工費適次第舉事會完以飭塞如邊未獲專理公仍遣人監督如修城時事未幾堤復得就緒焉堯曰嘗聞厥黎不康乃造城郭以爲固國今此邑民怙恃康固獲免怨咨而猶登之衽席詩有之曰王公伊濯維豐之垣詩固以築城美文王矣其爲功德豈微淺哉然公以當世豪賢借重邊陲而抑暴扶弱其法惠至周也維此邦之人尤被造植恩澤伊濯如此而曷可以不志此良績耶至於公之雄望入相以屏翰王國安於磐石壽於

奕禩未必非自茲城權輿也故粗著其槩托之
貞珉以俟大雅君子采焉

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中秋之望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縣事關中後學王完撰

重修城垣記

曾

城郭之制肇自王公觀坎之象以設守國之險
也天下莫不有城而邊陲之地塵歲盪尤所
當急興邑之在邊陲有城舊矣前令亦嘗有以
磚之不但仍舊形卑薄不堪且北枕峨嶺山舊
卽以山爲北踞之勢前面所環城垣東西之北

兩端接山而止山之形雖高大不無鳥道可攀
緣出入馬亦可得而上之雖於缺斷處截以墻
而牆下不足列守衛之人終可使窺伺者得爲
計有難以語城守之密也隆慶戊辰夏李侯來
涖興事首閱城卽有劈山爲城之志旣而浮議
紛紛謂山無可城之理侯環諦大勢的有可成
乃排衆議毅然獨任旣申允當道卽擇人董役
命匠起工各授以區畫山之下有溝澗卽據爲
隍池溝澗之上爲山麓卽於麓處延袤鑿去疎
土漫石鏟削直上爲城垣之形外出者裁去之

內窳者築補之近山巔而止仍卽於鑿削之下如磚城之制疊大石以爲基崇巨磚以爲砌貫灰液以爲固約丈餘厚與前面所環之城連絡相通隨於近巔處復如城上之制自外而內除平爲基以列雉牆雉牆之下復除平爲連繞卑臺以列守衛之人連臺之下闢爲官道隨山形高下皆令可容儀從而高下相接及轉折處小則爲石級磚蹬大則界以柵門以便親履官道之內諸峯之突兀紛出者各於其上建樓臺以振威舊有神廟者仍修之以崇香火以示隲鎮

其有寬平之處則築爲草場而此外令民取便
列爲居室故人自內觀之一舊山也而體勢異
矣自外觀之臨深爲高巖巖一峻起之城也雖
飛鳥不能企矧於守禦也何有試登之以環眺
焉則上而嶂圍巒砌畢來獻狀下而河縈澗繞
無異天塹且樓櫓掩映雲翳霧騰形勢倚伏龍
蟠虎踞隱然一勝槩也向之言不可城者帖然
愧服北城創造矣隨於前面所環之城垣舊以
磚爲之者不之變而環附以磚石高厚俱如北
城所爲官道愈寬平周圍列敵臺十二所角樓

八座城之下仍各爲馬道舊之爲城門者東曰
名和西曰阜安南曰文明東門之北爲水門侯
於水門之外三門各爲旁出重門戴以危樓而
南門之樓舊制頗卑隘侯復撤而高大之其東
西關廂居民尤多前令廣平馬侯圖以郭城通
衢亦如城門之制各爲戍樓侯又於郭城增修
高厚要處益以戍房各戍樓皆爲名扁昔人謂
據高憑險一人可敵百人以後所修之城言之
高峻完固周匝無遺真可以實此說矣是役也
樹不磨之保障衛無窮之生靈人以爲自有興

邑以來未有如是之工也予謂天下之倚山爲城者不過於山加擴修之功焉耳決無能劈之爲城者而侯爲之且加磚舊城與山城稱殆自天下有城以來未之有也獨興乎哉始事於隆慶三年三月二日告成於五年六月二十日役夫匠六百人費財八百緡北城高百十尺內有膺爲山前三面城高四丈厚三丈管工巡檢陰陽官李綵雷周等六員工旣成僉徵記於予予適轉南京治裝匆匆何暇爲言然義不可辭也大率天下無難成之事特患無任事之人能任

事者必也識見之明果斷之勇幹濟之才兼而有之而後可今觀侯之劈山爲城也其環諦大勢的有可成蓋視精於遠覽而智深於無滯者也非識見之明乎其排衆議毅然獨任蓋志定自足以決幾力奮不阻於畏難者也非果斷之勇乎其各授以區畫而隨宜盡制隨制盡美蓋有以見謨謀之不匱而猷爲之曲全矣非幹濟之才乎至於加磚前城備極險固尤明勇才之所必有事者而要其本則以侯賦性仁厚也立心高遠也惟仁厚則惟欲納人於樂利之境惟

高遠則不爲一切卑迤之圖此其治興也不三
載而政安民和百廢俱舉不容悉數則其修城
也豈肯溺常襲故而不可有以悉其猷乎吾嘗署
院事數日見山西諸上官考侯之語嘖嘖皆以
最稱行且不次膺擢而樹績不可量矣何有於
修城一事乎侯名瑚字廷重號西菴霸臺名族
家世以儒顯乃尊承先老先生曾尹吾省朝城
縣乃兄南菴先生玳以甲參江西大政侯亦少
年登巍科筮宰河南通許以薦轉興則侯之賢
之能亦淵淵有所自云

賜進士第都察院閱視京營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新陞南京戶部尙書東魯定陶東邨曾撰

文

清暉亭記

王完

歲丙辰夏予視事興邑屬岢嵐州爲晉省西鄙東北距州百二十里有餘東南嵐邑道途倍州之半凡公務於州須夏時日長可能竟日抵而冬日則當止宿中途若嵐邑卽夏日亦不能達每每食宿民間弗便舊分界處有舖舍或可憩息乃今爲山河衝蕩盡矣予嘗往來經此見山

麓高處有泉感沸清冷下注心殊愛之明年丁巳當塗移檄屬理堠舍治飭郵館以便傳命於是予卽泉畔詢諸泉主泉主逋亡索得逋者婦出公餘之資易地數丈當荒穢石礫之區乃加艾除斬其蓬蒿藜藿而削崖拓基復出佳泉一泓源在左崑酌而飲之甘淳芳冽挹而濯之滋滑澤膩固知爲膏派之良穴地腴之美液也因曲引過階周環中亭東下與舊介泉合因名之曰新泉而名其亭曰清暉取山水多清暉清暉能娛人之義也亭後建屋三楹亭兩旁各屋三

楹中門之外介泉之側再各三楹是館也棟宇雖未宏麗林間雖非時絕未可謂最餘穴而甲靈隱然撮奇勝劇麓潁川撫泉面巘佳哉一方之槩矣至於棲止有定驂駢時依而蠲煩折醒之餘心賞悠然有未易以語人者乃書石以志之歲戊午知興縣事王完記

重修廟學記

張珩

興之廟學建於元至元間緣山巖院陜上下異所洪武戊申我

高皇帝廓清海宇定鼎金陵

詔天下學校恢擴元制而興邑之陋如故 治庚申
知縣馬圖始拓地徙建於山之麓左右協宜今
廟學是也其山川形勝地勢廣袤及殿廡堂齋
俎豆儀制之屬備載太史賈詠記迄今五十有
五禩歲月久遠風雨震陵未有更新之者嘉靖
壬辰我

皇上睿見卓越篤意尊崇以元追稱孔子名號及從
祀諸賢位次有乖典禮者下廷議悉從釐正復
詔天下學校肇建啓聖祠敬一亭以成一代曠典維
時吏土者翕然從之而興迨於今二十有三禩

廢格弗克欽承則大有可慨焉入己酉知縣同
官王達銜

命履任目擊 廟學傾圮祠亭未建風教攸關遂
毅然以荒度自任復懼土瘠民疲艱於速成於
是經營審固程督舒徐鳩材於盈征役於隙凡
六閱歲而工始告成時乙卯之春二月也雖廟
學規制悉仍舊貫而祠亭鼎建闕漏大禪民罔
知勞士胥稱慶所以報功德而樹風教者越千
古而歸於正矣教諭秦玠介庠生劉朝興逾石
問記仰惟孔子之道與天地並運無遠弗届而

所以追崇宗信之者萬世猶一日也故我

國家於荒遠郡邑邊徼衛所不廢學校之教興固
邊邑而衣冠文物曩未稱乏繼自今士能知所
振勵則文風日臻興隆脩於家爲傑士施於國
爲忠臣不亦大有益哉慨昔雲中兵變重鎮幾
危一時中外人心如泰山磐石之固尋卽執訊
獲醜平定安輯禮樂教化入人之深功用之大
有足徵也昔夫子論政居信於兵食之先而孟
子謂修孝弟忠信可撻堅甲利兵茲當北虜猖
獗戎馬倥偬海內蒼生仰賴我

皇上威稜遠憺廟勝素定蕞爾小醜自當繫頸納款
謂非聖道扶持之功用不可達首能修飾廟學
則其他善政可知也諒亦知所先務者哉是爲
記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前奉

勅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離石張珩撰崑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季
秋

白公孝行記

馬圖

五倫之道皆在人之所自盡而旌淑別慝則上

之人所以示勸懲道所趨也興邑先尹沂水楊
光澤取凡子孝婦節者皆勒於石以勵風化遺
久遠余備位治是邑德愧弗率惟崇善示教之
首如白生之孝是可彰於今傳於後以勸興
人生名好古希賢其字居在廂縣之東學之面
爲興名族由邑庠弟子員以升於太學幼以孝
稱及父和年八十膺

詔冠帶母王氏年如之左右就養無所不至歲成
化丁未七月十八日母卒生號慟嘔血絕而復
蘇哭不輟聲凡送終事皆期於盡誠旣葬廬於

墓側卧苦枕塊衰絰不去身朝夕哭奠恒若初
喪歲 治庚戌正月二十四日父卒亦如之凡
六易寒暑處人之所不堪而無少間焉是以孝
誠感天近墓東山之坡湧出一泉以便其遠汲
之勞是蓋造物者以神變化而昭其誠也先太
原二尹陝西文縣李素來署縣上其事繼而太
尹河南汝州孫瓚復上其事命藩臬重臣親詣
延訪喜得其詳奉

聖旨旌表其門或曰禮廟而不墓曰雖然禮也者所
以飾乎情者也苟得其情則禮之體已具故曰

喪致乎哀而止如生之行者可以爲難矣遺其情而責其禮豈取人之道哉生之爲人嚴毅方正開心見誠不干時名不逐世利不恃己之長不言人之短孝弟忠信濟人利物皆出天性其訓示子孫亦盡己之所長正其大綱不求細故一門子姓無小大莫不畏敬遵守其教與凡婚喪之不能舉者多資之二兄系表爲義官早卒撫其遺孤無異己子家豐於財而五世同居尺帛斗粟無所私隱命子弟分掌其事無異言家道愈雍睦焉時人謂之白義門若是者又孝弟

之所推也余惟孝者子道之常然微賢者不能以自盡是必有教焉故五倫莫先於孝五刑莫大於不孝先王之教也洪惟

國朝以孝治天下雖窮鄉下邑以孝旌者不乏是可見民彛之常而諷誨之善若生者蓋有感於風化之深而其行又足以爲風化之助矣然孝之爲道至大匪惟養生送死之間凡有一不善以辱身而及親者皆不能以盡曾子以事君不忠交友不信之類爲非孝夫知其非孝則知孝矣則是五倫之道惟孝先之亦惟孝盡之是以君

子有終身之喪而觀志觀行也一出言舉步不敢忘也夫道雖大而非遠良心之真而理已具家庭之常而道已行匹夫匹婦可以爲之凡爲之者皆賢於不爲惟聖賢爲能盡之耳故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生之孝以六年之喪而著豈以是而已哉夫昧之而不知惑也知之而不爲賊也爲之而不盡畫也凡吾與人孰無親而非子者觀生之行而繹予之言則其養生送死立身行己之間當知所以自盡矣是爲記時

治十八年歲在乙丑文林郎知興縣事河南

馬圖譔

劉烈婦傳

王完

劉烈婦者興縣在廂都故民劉紹志妻也父名樸爲太學生年四十無子其妻陳氏勸娶里中白氏爲側室遂生二子長紹武次紹志後樸任太平府知事卒於官是時白氏先卒紹志五歲矣陳氏撫引二孤扶柩歸葬又十五年爲紹志娶妻亦爲白氏卽烈婦也烈婦生有姿容年十五歸紹志善事嫠孤略無乖忤者三年紹志一

且遭疾烈婦供侍湯藥兩月至廢寢食紹志見其隱憂如此及病且殆顧烈婦曰卽我不幸死汝其從我乎烈婦泣曰顧吾不忍言之惟日夜望子病愈耳假令萬分一不起吾又安所望生哉紹志卒烈婦號慟時時覓死而宗婦暨諸女輩相與防衛至周也迨三日烈婦僞爲舒容而諸女輩遂以爲意者漸緩不知烈婦豫置衣物與送死具於寢樓之內矣是爲嘉靖己未三月二十日曉起謂其姑曰吾欲從夫死念姑未送終奈何旣而託言取樓上麥將置喪事食具登

樓卽自着衣結繩潛縊於寢焉諸女輩覺其去
久有變急往投救比視已絕矣嗟乎此甫十七
歲女子耳閨壺婉婉凜然能有節槩知去就之
分如此誠所謂受天正性苞岳瀆之粹精者世
多脂韋之士談道德而衷懷二心如宋范質也
視此能不媿耶先民有言自古皆有死而處死
爲難信哉吳雙山人曰予聞邑人嘗述所謂白
孝子者蓋篤行君子也孝子名好古以德著
治時有司上其事於

朝爲旌其門而孝子有孫曰繼道乃生烈婦有自哉

有自哉

嘉靖三十八年歲在己未四月二十日知興邑
事關中吳雙山人王完撰

清核興邑糧徭碑記

季廷樑

作令而不知本邑之弊與無令同知其弊而不
能去與不知同興邑弊極矣向也爲都有九今
降而四矣蓋賦重而人竄人竄而賦逾重也其
弊端有三一曰荒蕪地稅殆及千金各州邑先
經彙報請 蠲此獨泄泄失時也一曰前此爲
令者違衆邀功懸報新丁稅銀七百餘兩流民

稅銀百二十餘兩貽累無旣而不易除去也一
曰里書作奸飛灑隱已之糧隱富者強者之糧
而混加於貧者弱者判亂規則也嗚呼有此三
弊何怪乎閭巷窮民怨咨載道畧無起色乎余
甫下車詢之士庶卽知荒稅未蠲懸報加賦二
弊急欲除之而權自上操阻不獲行知其弊而
不能去予心疚矣若夫奸書飛詭逼邑未之察
故向無告余者嗟乎病民而使民不知害可勝
言哉會奉 尺一清禁濫征諸紳衿以援

赦請謂上人循明末之例額外誅民抑知興民之

所以受累者不在上人而卽在本邑之奸書也
余取全書赤 由單殫心磨對而弊竇畢彰畧
無遁情如本色王糧爲石二百五十向也運輸
省會有解費八十八金續兌給苛嵐道健了而
解費除矣而猶然派入也每糧一石除本色三
升三合外實九斗六升七合而仍以一石起科
也農桑絲絹已編入大糧而懸榜復入均徭也
輸銀規則每石濫加一兩一錢二分甚有欺遠
地鄉愚加至一兩二錢者而伸縮任意也由單
糧石歲漸糶糊升斗暗增而後先矛盾也赤

有全幅未填者有已填而剜補者甚有全幅改易而割印掩飾者亦有昔分小戶而今混開總戶者不可枚舉也由單背於赤赤背於全書甲總背於都總都總背於縣總而彼此總散仍不相謀也凡此皆里書之魚肉興民而朋比作奸上下其手人日墮其阱中而莫之察者也推其故里書有糧若干石則隱之富民豪民自糧若干石賄以金錢則隱之踰年而以所賄賄糧若干石則又隱之踰年而富豪購糧若干石仍賄以金錢則又隱之糧隱矣額虧矣乃一補

於私加再補於飛灑稽之額額不虧也倉箱之
利此享之征輸之苦彼代之年復一年積重難
反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已余爲之愴然曰嘻興
民之受困也一至于此以人食人寃哉慘矣余
初未之知而士庶言之士庶言之而亦未之知
余深求而始知之顧知之而猶因循以聽之是
非奸人之罪而爲令者之罪也前者二弊權自
上操猶可言也此之權自我操而更誰諉乎爰
集諸士庶於法堂嚴訊里書白可或張主宙劉
汾等歷歷供吐前弊復取全書用乘除捷法徹

底清算計大糧解支共八千四兩二釐八毫一絲而額徵則七千九百九十二兩三錢四分六釐二毫三絲五忽尙缺額十一兩六錢五分有奇也今著爲定例每石輸銀一兩五分六釐七毫四絲九忽一切地畝加增農桑驛站悉於焉在計糧七千三百三十石六斗六升四合三勺共輸銀七千七百五十四兩有奇加本色王糧二百五十石直銀二百五十兩合而會之得銀八千四兩有奇而大糧規則平矣均徭支解共三千六百一十三兩六錢七分六釐二毫六絲

八忽四纖三塵二渺而額徵則三千五百八十
七兩四分七釐九毫四絲五忽七微九纖四沙
六塵九渺五漠尙缺額二十六兩六錢二分八
釐有竒也而全書載有顏料增銀二十五兩九
錢三分有竒緣未編審尙在派徵合而會之所
爭無幾是在後之編審者核數而加焉可也而
均徭出入符矣持此以照積奸如秦銅在懸魔
鬼褫魄雖法在必誅而由來已久旣得其情復
從寬典但令隱匿者豎而補之飛灑者清而去
之務合七千三百三十石六斗六升四合三勺

之數而止諸士庶惻隱之心也而亦予惻隱之心也於是申告當道勒石永垂或亦少甦民困幸免於作令而不知本邑之弊知其弊而不能去之恥焉已耳雖然法久必弛病愈易加倘奸貪復肆弊竇潛滋余一片苦心不幾付之流水乎繹而嚴之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文林郎知興縣事天台

季廷樑撰

重修興學記

孫鴻淦

學肇於元 四百載已亥春廣文郝公至始倡

衆修葺而簡諸生之能者董其事蓋興數十年
來士蒸蒸向進卽里巷小民莫不知崇儒重學
故雖水旱頻仍之餘而士民協力不憚拮据以
襄厥事自三月至五月而明倫堂成閱二月而
兩齋成凡用工料各若干余竊惟古二帝三王
建學立師之意其所爲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
老憲典考藝選言之政與夫詩書禮樂羽籥干
戈之教釋奠釋菜之儀以至受成獻俘獻馘訊
囚之事無不出於學其制甚備而紀之又甚詳
俾繼起之君相則而行之卽釐然具在而曾無

待於後人之補苴可謂詳且盡矣獨學宮之制
堂序階庭而外所以養賢居士之方闕焉不載
先王之意豈惟其人不惟其地與抑紀載之偶
有遺與嘗讀周禮儀禮毛詩爾雅諸經不惟清
廟明堂之制卽田野室廬皆紀尺度而一黨一
州一國之士所群聚而州處者槩乎未之前聞
於此知古學之規蓋因其人之衆寡以制廣狹
視其邑之饒乏以定華樸使其中足容小子成
人之選斯已矣而至於創建修葺天子不爲之
程焉故師儒之設不隸於六官而學校之修不

限以王制先王之意至深且遠也且夫教化興則天下治庠序立則教化不難於興故程黼襄楷常嗣立之徒猶知以此爲先務而胡瑗在湖置兩齋立學舍數百區其教大行而太學取法焉然則學校之修也政治之隆人才之盛風俗之淳皆原於此此思樂之詠所以頌魯侯也興邑雖山陬而今學更新焉司其教者尙能倚席而應具文與其階登其堂者尙能以章句咕嗶虛糜

朝廷之餼與在上之教益先而在下之率益謹於以

化喬野之積習而出備公卿大夫之選吾固知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淳也且以知

聖天子文治之隆無遠弗届而興邑人材之盛也是役也司其事者生員孫士彪孫馥白金錚例得並紀以垂不朽云

賜進士出身湖北公安縣知縣興邑孫鴻淦撰

賑饑議

孫鴻淦

賑饑一事上係國儲下關民命其任至重而其
事至難試以身所親目所親睹者備陳之蓋
論賑饑之利則賑粥不如賑米賑米不如賑錢

而杜賑饑之弊則賑錢不如賑米賑米不如賑粥蓋貧民日出而來日昃而返止捧一盂粥比返屋而腹已枵矣而男婦老幼終日謀生之計略不暇及惟賑米則可安食而以其餘力傭工捕魚紡花掘菜以佐所賑之不足則較粥之所益實多乃荆屬所產黃豆豌豆大麥菽麥之屬價半於米而皆可食惟賑錢任民市其賤者雜米菜而食之是一日之糧可以供兩日而賑錢尤便然賑錢則官吏中飽而民不與以錢可以腰纏而囊挾也賑米則半入於書胥衫棍之侵

蝕而貧民又不與以米可以分肥而私吞也惟賑粥則實在饑民可以均沾而弊竇少故賑饑而至於粥此亦法之變而窮焉者也然賑粥之利有三其不便者五饑疲之民可以待哺而得更生利一無家之民不煩薪水而得果腹利二情急之民可以療饑而得安堵無意外之虞利三乃中處設廠近者至矣遠者何知且有顧頭面而不肯來與老弱疾病之不能來者將何以處之不便者一扶老攜幼一遇風雪泥濘必有僵凍顛仆之危不便者二散早則後至之重冒

難支散遲則先來之守候必怨不便者三而盡
悞男女謀生之計殊不便於民以有定之米待
無窮之饑一有間斷則饑民能聚而不能散更
不便於官由五不便以求三利而粥之利於民
者亦僅矣故不得其人則莫如賑粥苟得其人
莫如按戶親給半米半錢之爲益也公邑被
水災民無衣無食無以卒歲因備米若干石錢
若干千分運四鄉挨照保甲烟冊親查實給令
得稍爲延喘而市雜糧參魚菜以益之則貧民
可以餬口而待來春至於東作之種食可再緩

圖也區區之賑雖無大益而民心安則民氣靜
各臺軫念民艱之心可以少慰矣謹議

賜進士出身湖北公安縣知縣興邑孫鴻淦撰

重修陽山嶺碑記

劉承恩

縣南合查山陽山嶺有勅封廣應大王神祠
禱雨必應載在祀典春秋望焉明季合邑創建
因香火缺供招僧住持募金置劉蘭蘓璵蘓香
近寺地牛數隻認糧一斗三合地多糧少石田
故也嗣有張朝佩等合族施窳道窳山地一所
其糧分認與寺無涉前人恐契遺失豪右吞併

故叙其地之四至糧之有無備記於石時萬
三十五年也今因神地嘉木慈鬻材值千金近
寺舍灘溝村張如碩等計欲吞山利木因而冒
糧寃僧乘僧慶明病詭以頑戶控縣以張九科
之逃糧冒焉僧瞿然曰古碑所云並無糧草者
何謂也爰昇碑至城置城隍廟特以剖寃而魑
魅乘間削去碑內並無糧草之糧字俾豕亥舛
誤不能成誦僧愈驚愕病益篤不數日而殞自
是如碩等之詭計幾行

神靈之香火幾絕合邑共憤義舉公狀粘墨刻碑

文呈縣主 楊公 公細閱洞鑒如碩等情罪
嚴加責處署其詞曰據呈陽山古刹由來已久
細閱碑文寺內所施地土其糧係施主分認原
與寺僧無涉今張如碩等立心不臧借端妄捏
難逃公憤本縣已當堂嚴加究處爾等速招正
僧承值香火以妥 神靈可也噫非 楊公之
明斷曷克妥 神靈於在天慰慶明於地下哉
今奉 楊公招安慶寺僧如珍往承香火僉議
舊石之背鐫誌冒糧始末以杜後之垂涎山木
者

大清雍正四年歲次丙午孟夏癸卯科舉人劉承恩記

興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

尹公生祠記

隨府

萬 丙申歲山右尹公奉命宰魚台 四禩政

成惠洽百務釐舉澤流而民安之歲已亥意有所不合遂謝政去去之日邑人士庶舉扳留不忍釋迺脫履繪貌位而祝者爭奔走如狂公旣去歲已卯邑罹洪割歲乙卯顛崇兆歉於時邑父老舉蹙額相語曰假我尹公治其必有以處乎咸噴咨涕洟慕如公去時庠彥高君嶺迺協

民心相隙地於行臺署右爲公立生祠祀成邑
衆競走拜祠下胥慶如親覩公遂相與伐石以
圖永久高君懇余辭余曰竊聞長民者非齊民
之爲難而孚民之爲難得民心於服政之日固
難得民心於旣去之後愈久不忘爲尤難公去
而思思而永其經畫績業云何高君曰公之經
蘊固不易窺猶憶所覩記一二徃朱司空開鑿
新漕水滙獨山昭陽湖以受委洩邑地浸沒二
千餘頃無已則以經賦分派河西民社代輸於
是兩河民互訟聯及數百家頻年不能決公爲

約畝定租豐則取盈潦則蠲之盡免河西代賦
民訟以息邑當兩京水陸通途賓往來供役無
閒時驛徃徃不支司驛員不任逼責至赴河浦
逃嗣至者索館候不獲則騷攪傍驛居民甚至
斃其人罄其室公請當道劄批關署定程矩節
出入塞其弊竇于是客便民安不加費而驛不
擾邑苦沮洳田多蕪公爲市牛二百頭墾地三
百頃而農勸先是常賦例有耗餘公平其衡令
自封投正賦外不加毫絲徃市廛有無藉徒投
名市僧而侵其稅官役則比肆漁擾商人苦之

公惟果其經商餘行盡蠲之精簡殷實一二人
平其物值商無蠹蝕民有訟謀令自詣不煩隸
囂而訟咸理修文廟起齋舍剏武場新壇壝築
城垣事畢舉而民不知役禮師儒旌節孝禁賭
遊懲俠馱嚴保甲約詰刁頑法整而民畏公之
美政難悉其宜人類如此要公心淵塞故政悃
悃而實孚也余曰諒哉吾觀仕途能者舞智市
譽不能者鰥官郵卸公忠而無倦雖古明哲奚
加焉像而祀之繫以懸模匪直張公賢也因勒
石用貽來裔公諱就湯號莘野太原興縣人由

選貢

萬四十三年歲次乙卯十一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陝西按察司管寧夏河東兵糧僉事前
整飭大同密雲等處兵備副使邑人隨府撰

會議錢糧疏

尹同臯

題爲軍餉不敷會議在卽謹循職掌略陳梗槩
伏祈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着實舉行事臣等愚昧每言天

下事若理財一節似無足爲難者不意至今日
而難已甚關餉中斷九塞呼庚大小臣工聚族

與縣志 卷之八
而謀日求所以耗財者而莫知其耗之自日講
所以生財者而莫知其生之自舉 國家大命
寄之阿堵中古人鄙而不道之物卽輔臣孫承
宗身繫安危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者今旣籌
又憂餉苦不可言卽

皇上冲聖善利分途伊邇所當投珠抵璧不殖貨利
者今亦不得不以此分 宵旰之憂語云有君
無臣又云不學無術 臣不能爲今世諱頃復奉
旨會議矣 臣猶記天啓元年二月十一日會以遼餉
會議中府 臣得與佐末議此番會議在先年會

議之內乎抑先年會議之外乎謂在先年會議之內則此番不必議也先年之議已效今日再議是贅也謂在先年會議之外則此番亦不必議也先年之議已不效今日再議亦贅也臣垣與聞國計謹就先年原議之內斟酌而損益之當改正行之者七當擴充行之者五當申飭行之者六當因仍行之者一雖卑之無甚高論政惟以無甚高論而可實見之施行今欲節節核實件件修舉期共濟時艱而不徒托之空言非天語申飭該部與撫按力行猶然築舍聚

與事志
卷之六
訟之故事雖終日會議何益哉緣係軍餉不敷
會議在卽謹循職掌略陳梗槩伏祈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着實舉行一曰屯田二曰牧地
三曰事例四曰省直房屋稅契五曰省直倉米
糶銀六曰腹裏衛所屯田七曰加派分晰此七
者所當改正行之者也一曰內外諸司積存二
曰南北戶工關廠三曰水陸名買轉運四曰東
南海田五曰直省應清徭役此五者所當擴充
行之者也一曰鼓鑄二曰南北諸司改折三曰
直省間地變價四曰長江上下蘆洲五曰督撫

應簡公費六曰議裁郡國冗員此六者所當申
飭行之者也因仍行之者惟州縣之應汰民兵
耳以前餉議不啻詳而最喫緊者出入二款入
之法必嚴考成出之法必清兵馬二者盡之矣
前樞輔有併責撫按之說臣垣有考成從重之
說此非臣等臆說也查得隆慶初年臣垣給事
中雒遵題議豫處 國計戶部覆奉

穆宗皇帝聖旨這京邊錢糧拖欠有司不行徵解中
間情弊多端巡撫官全不查處致悞國計好生
有負委任今後未完數多的巡撫官也着住了

俸待催徵完日方許推用其餘依擬欽此又萬
八年陝西崇信知縣陳討先因錢糧未完任
俸續遇吏部行取戶部題叅奉

神宗皇帝聖旨陳討不准考選着吏部查照舊例行
今後凡行取等項官員務遵前旨稽查明白其
未經具奏開俸的不許行取陞任欽此萬十
年又因本官擅自離任撫按查回戶部復奉

聖旨陳討未經題請開俸不由本司起送輒便離任
姑着以原職降一級調間散用 祖宗之法如

此其嚴已而一事寬假事事可牟一人未減人

人思倖以加派銀如此其急天啓二年欠至九十餘萬不於撫按是責將誰責乎此番議後須將從前一應錢糧俱入考成容臣垣與戶部從長酌議每一省直刊一冊如某一省也原額京邊若干後添加派若干屯糧若干鹽課若干商稅若干爲綱後開某府凡若干某州某縣各若干一展卷之間一省錢糧了了在目咨會吏部專管考成官以後查核一以此額爲準有拖欠者俱照臣前說加等科算舊任倖者今改降俸舊降俸者今改降一級舊降一級者今改降二

級舊降二級者今改降三級俱赴部處分別用
甚者革職爲民雖有陞任革任丁憂事故俱一
體究論等而上之以本府州縣之完欠論本府
以本布政司府州縣之完欠論布政使以本撫
屬按屬司府州縣之完欠論撫按等而進之以
各直省之完欠責十三司之開報併以十三司
之綜核定十三司之賢否該部有查之不當行
之不必者聽臣垣叅核臣垣有查之不當行之
不必者俱一體治罪錢糧庶幾可完乎凡此皆
爲人計者也而出之之法臣等反覆諮詢亦有

可得而言者年來練兵清餉之說充物公車然而兵終未練餉終未清者何也臣謂行間事有不得不理者兵馬有可置之而自理者錢糧非錢糧可置也理兵馬政以理錢糧也凡督撫初受事將各營兵馬逐一點驗以圈點又爲精壯平常老弱之號有一軍卽有一號註之原點之冊昭昭矣以其軍隸之千把或雙日一操或單日一操以其千把隸之將領道府或三日一操或五日一操督撫則或十日一操或半月一操無論火器射箭凡五十人一隊者每一隊完卽

行一隊之賞罰放一隊之錢糧放畢卽時發回使其先時後時俱無守候之苦不但軍心鼓舞相率磨勵而以點認之法默寓操練放餉之張本復以操練放餉之法覆驗點認之當否原冊在手一線相承兵法治衆如治寡總不違是三二月後某將智某將勇堪用某將某將不智不勇堪汰某營兵強某營兵弱某營兵強者多而弱者少某營兵弱者多而強者少某某兵擢爲上等隆其餉爲冲鋒破敵之用某某兵列爲中等平其餉爲守營守城之用某某兵殺爲下等

或沙汰遣歸或留爲雜役用如此則執簡御煩
雖一軍一馬皆幾經心目則錢糧不期清而自
清不期減而自減矣臣嘗謂天下事各有體今
之督撫卽周之司馬漢之太尉體勢崇重高據
萬人之上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尤不必從
事數米以節省爲名高但執綱紀在心俾文武
大小各有條有規以簡練兵馬經畫戰守爲事
則役占買間虛冒之弊自革當今之時無地不
添兵無兵不加餉而兵之可用者決無財匱於
兵衆幹瘁於心傷已成兵怨民愁必逃必譁之

勢矯爲練兵清餉之說者而不得其法兵愈不能練餉愈不能清以至力屈財殫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十去其六而以國從之嗟何益矣此臣有不得有理有可置之而有理之說也大學以理財歸之用人前臺臣練國事以錢糧完欠責成有司者甚悉可見理財用人不得分之爲兩非特外之有司爲理財之亞旅而該部主計尤理財之家主昨關撫張鳳翼疏稱新餉歲額七百餘萬所出不過五百五十餘萬若寬然有餘裕者科臣方有度謂歲額盡解亦少

一百六十餘萬督餉御史李時榮提衡於出入之間亦謂出之數浮於入而鯁鯁憂不足焉該部當此時勢非心有全局手有急着將各省直應解錢糧各邊鎮應發錢糧徹底算起一入一出寧寬毋狹如臣等前說俱載之冊隨時督催未有能濟者也奉

聖旨國賦匱乏當共圖理財長策這條議各款切實可采的該部從長酌議覆行其光祿十庫併軍士布花等項本色錢糧各省直方奉 旨起解却又條奏改折以致觀望稽悞還遵屢

旨照舊徵收本色解進應用該部知道

京察專重職掌疏

尹同舉

爲京察谿徑易生詒訪須求職掌懇

勅當事諸臣止查各衙門職掌之修廢從公處分以
定人心以重大典以風勵群臣各修實事事
臣讀書至惟治亂在庶官心竊疑之意主治亂
者以天操治亂者以君豈庶官之微而司治亂
之大蓋庶官者酌天下之機務而設各有職掌
存焉職掌修則治職掌廢則亂故立黜幽之法
與陟明並行以制治於不窮未有庶官之精神

不用之職掌而國家得治者亦未有黜幽之權
柄不覈之職掌而職掌能修者語曰視國者不
視強弱視紀綱之理亂而已紀綱者正職掌之
謂也我朝稽古建官大小相維內外相制極
類周官而最要者在三年察外吏五年察內吏
二事二百年來表著肅清人心寧謐從職掌分
功罪從功罪定去畱稱極辨矣未幾而議論叅
焉未幾而愛憎行焉又未幾而門戶立焉至門
戶立而位置一分意見各執辛亥丁巳之後有
如聚訟焉爲庶官者徵徵逐逐穴崇以自完

擬泰山以藉庇不知職掌爲何物察庶官者谿谿徑徑意中則贖鼎可珍局外則卞足可刖亦不知職掌爲何物頑鈍成風偷惰爲俗譬之室構而去其鑿契水蓄而潰其堤防孰非諸臣失職使然而諸臣不察不思綜核吏治持危定傾者何如以移宮則爭以經撫則爭以講學則爭於無可猜度中強生猜度於毫無異同中強立異同相搏相構幾成黃之戰今事皆既往政可相安共修職掌乃中微有所隱然而不化念有所介然而不融題目旣岐各尋營壘京察

在卽一時正人君子咸揣摩於不可知之天而
莫知適從省臺諸臣有憂焉各抒所見以挽其
趨臣何敢別有他說唐突宸嚴竊意京察所
衡者品與才二者而已品者爲方爲圓至不一
格矣而程之以職掌則方圓而受之以規矩也
才者爲操爲縱至不一矣而程之以職掌則操
縱而受之以繩尺也今應察者六部科道翰苑
清卿等一應衙門誰無當官之職掌有負乘職
掌者有弁髦職掌者有籩簠職掌者有以職掌
爲穴者有以職掌爲市者就而求之與貪酷不

謹浮躁不及老疾罷軟相脗合者甚多有不可甚察者若舍昭然之迹而索之疑似置公著之罪而問之方隅止是谿徑門戶中着力無論被察者未必心服京察大典五年內之人心世道視以爲趨幽黜者如此衆皆曰職掌不必修也吾亦惟是谿徑是覓門戶是附足以自托譬之鑿契旣去矣而不思所以支室堤坊已決矣而不思所以障水 國家尙忍言哉嗟夫天生大聖賢不數生大奸惡亦不數惟中人最多今寇逼中外危在 宗社而無一人能出而禦侮

者以其無大聖賢也然而家切同仇人思敵愾而不敢自卽於亂亡者以其無大奸惡也當此燎原胥溺之時焦頭爛額濡手足以拯之猶恐緩不濟事而高自標表 擷清芬動曰吾輩君子也某輩小人也吾輩其當陟也某輩其當黜也其視爲小人者思曰彼號爲君子者其品其才去我不甚遠也奈何我以爲詬而彼以爲名於是百計破墮思爲反爾之策此之鳴鼓而攻者其機淺而彼之伏莽而處者其械深兩人之對壘而爭者猶自正旁人之間道而出者則甚

奇時稱賢時稱否出於我之口者不復記而誰
主盟誰羽翼入於彼之彀者不復開人我有不
得不相仗之勢彼此有不得不相敵之情內有
不得不昧之良心外有不得不行之毒着相爭
不已玉石俱碎而國從之良可嘆也蓋亦反本
而思我之所謂門戶者何事而貽禍若此之鉅
亦愚之甚矣故人苟爲職掌則局內皇皇自無
較是較非之餘力爲職掌則終日乾乾自無商
恩商怨之暇時爲職掌則猶是

朝廷之人猶是

朝廷之事自無分於東西南北爲職掌則成是公家
之成敗是公家之敗自無分於爾我形骸語曰
雖有挈餅之智守不假噐使守職者皆如挈餅
之守天下之機務何愁不理天下之禍亂何愁
不消臣願諸臣之熟思之也至於移宮經撫
講學三事臣亦請一言而決宮未移則在鎮
定人心宮既移則在曲全聖德此移宮之
定案也經撫既失機則當如律究坐經撫既坐
辟則不必添足別故此經撫之定案也講學聚
徒之時猶恐妨於政事講臣去國之後當共重

其高風此講學之定案也此皆諸臣之反反覆覆所已言者以舉朝精神畢萃於此故再拈出以省葛藤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夫惟在職掌中而後謂之無偏無黨亦惟能敬爾身者方能修職掌臣於此不能不惓惓耳大約先年之察單款多屬捏造一時雖可報怨今公論大明於人無損而捏單與投單者人品心術天下實共見之此番諮訪務宜盟心幽獨矢秉公平必真見其人有是事大隳職掌方可登之單一切飛語流謗出自局外

投逸者俱高閣束之 天日在上鬼神在旁諸
臣卽不爲 國家治亂計亦當爲後世子孫計
也又單不書名與匿名帖無異故人得陰行其
私昔人建議有單後書名之說應否可行統候
從公斟酌之人材黜陟之關實治亂分途之始
况今時何時而再堪摧折臣生平坦直絕無門
戶見但心傷往事目睹時艱謹抒一得補牘諸
臣之後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勅下部院採酌施行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考察當憑職掌豈在門戶訪單着書名方許投
送該部院知道

屯田議

尹同舉

看得墾田一事係天地自然之利王中書雅念
時艱欲捐銀捐粟以從事以此風示海內則人
思急公闢荒蕪爲膏腴變砂磧爲桑麻是誠救
時急着但天下事非出於人心之所甚願則難
與慮始况

朝廷事與民間事不同必法立於此而人心懽赴方
可有成今廷彥所指纍纍多人有以學務農桑

深知灌利稱者有以慕義報國情願捐貲置辦
牛具稱者果與廷彥同念公家有夙盟乎亦度
其人矚其室強而後可乎以悠悠南北風馬牛
不相及之人而欲千耦其耕相與俶載南畝此
實難矣今天津董太僕已收有屯效前後屯臣
左道長等所舉屯政俱一一見之施行王中書
抱有稼穡之略當併其所捐銀粟俱咨董太僕
處與之上下其議論以竟其蘊可矣南北中州
諸人聽其自至未可輕易滋擾至於寧遠前後
有沃壤可耕樞輔經營其間自有開闢長算惟

江淮鳳陽等處有曠土可墾屢屢見之封事而
猝無舉行者何也本科爲天下事惟本地方官
能做本地方事不特墾田一節卽就墾田言之
舍撫按道府州縣而以萍梗之人浮游之法欲
闢美則而足軍 國必不得之數彼爲撫按道
府州縣者卽以撫按道府州縣之所轄爲其職
掌者也當此時艱使爲州縣者本州本縣之內
有曠土卽州縣之職廢爲道府者思道屬府屬
之內有曠土卽道府之職廢爲撫按者思撫屬
按屬之內有曠土卽撫按之職廢則田不期墾

而墾錢糧不期足而足又何煩言開言墾者章
浦公車如刻脂鏤冰究竟無一效哉嗟夫名利
之路雖恬者亦倖倖而欲前事任之途雖銳者
亦縮縮而欲後已成士大夫不起之疾王中書
之雅念若此良足風也抄出酌之

保甲議

尹同舉

蓋聞古者寓兵於農以農卽爲兵未嘗分而二
也自後世以兵別農而兵弱以農養兵而農窮
各分其途兩受其弊所從來矣職受事此方見
一墻之外卽係虜穴一墻之內卽係民居當事

者謂居民之衝也以其晨星者旣防以軍丁以其林總者復築以城堡業已竭盡苦心而彼此不相習民苦軍之騷擾則曰彼吃錢糧者也奈何以衛我者溷我軍苦民之把持則曰我護若屬者也奈何以勞我者難我於是卒有緩急多以其不相能也而坐失事機今宜於保甲之意嚴立一法將沿邊鄉民細加查點與防守軍丁各分協路造一花名總冊從西而東如某一城堡也內有鄉民某人若干名又有防守主客軍兵若干某一庄村也內有鄉民某人某人

若干名又有防守主客軍兵若干編立字號每
夜輪軍三名民三名上城上山巡邏瞭望有警
急鄉民與軍併力冲打併力防守但能偵探得
明堵截有功民與軍俱加旌賞若其偷安失利
民與軍亦俱加究問夫以鄉民之精神力量保
鄉民之性命身家原其所甘况重賞在前嚴罰
在後民有不鼓舞赴之悚惕守之者乎如西協
虜犯馮家堡全仗鄉民劉大江等之力此職所
親見者且以民爲兵不費公餉不煩徵會荷鋤
扶杖之人皆成勅敵又何懼於虜哉此亦寓兵

與鼎示
卷之十八
於農之遺意今日所當急圖若鄉民愚痴有不
受約束者當行有司重加責處以奔走巡緝之
勞較擄掠屠戮之慘不啻萬倍卽懲一警百不
失以勞爲愛慎勿從事姑息也

寄寄館記

治東界河口距城六十里爲興縣入境首鎮舊
有亭館名清輝亭兵燹以後蕩爲墟行李往
來漫無所寄比僦民室而居偪側湫溢甚非賓
至如歸之義也因爲捐俸庀材鳩工以農隙集
事浹月而成計費不踰四十金而楹桶粗具已
從荒榛瓦礫後一爲改觀君子至止其得所寄
矣館人問名於余余曰天地蘧廬人間世何者
非寄茲館又寄內之寄焉者也卽以寄寄名之
奚不可

興鼎志 卷之十一
康熙丙午孟夏蕪湖陶延中記

雍正八年知縣程雲因其傾圮捐俸重修

孫文定公墓表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事務孫文定公薨於位

上震悼賞白金千兩治喪務

賜諡及祭葬卹典有加子孝愉孝則馳驛扶柩歸里
塋有日矣以狀來乞余言以表於墓余與公先後同館訂交四十餘年今復同列

綸扉察機務者一載公嘗以朱子窮理主敬之言相勗謂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凡動念據理追己
從生寃已終極卽是窮理已克而禮自復卽是

興縣志 卷之八
主敬余心儀其言蓋爲學必明誠並進以主敬
要其始終聖學修已治人之道具在是矣是知
公之深者莫若余則表公墓者余又敢以不支
辭乎按狀公諱嘉淦其先自代遷居興縣曾祖
諱守意祖諱世蓋江西崇仁縣知縣著循聲父
天繡以義烈聞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年十八
父以事爲文吏所持急奔走呼籲得釋十九補
弟子員家貧甚讀書不輟祭已連舉進士改庶
吉士授編修聞母病乞假抵家侍奉湯藥衣不
解帶者五月丁內艱惟潛心程朱二子之書於

主一之謂敬居敬而後存誠之旨信之益萬行之愈堅服闕補原官恭遇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元年

命臣工皆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二年陞國子監司業時奏對

憲皇帝有直言極諫之論三年視學安徽時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四年遷國子監祭酒調直隸學政竣蒞祭酒任先是公爲司業時曾以人才出於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宜

令天下學政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保奏經明
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
其成舉以佐用至是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金
爲膏火資學成第其等叙用示勸得

上戶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公於是
分堂撥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
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諸生
奮興蒸蒸向學而公居敬存誠之學務諸已者
可以推諸人矣六年署順天府尹丁外艱旋里
守制從遊日衆讀禮之暇講明聖學如丁內艱

時七年

召至京以府尹署工部侍郎酌定物價以核銷工程吏胥無緣上下爲奸九年建修養濟育嬰等堂使鰥寡孤獨之有養十年遷刑部侍郎冬帶領國子監教習引

見不稱旨逮獄擬罪

憲皇帝特恩宥宥奉

旨孫嘉淦性氣不好但不要錢著在銀庫上行走公自念由小臣擢任卿貳又蒙

恩格外宥其過愆感悚交至爰抱持彈允偃僂奔走與

身軀志 卷之八
三
吏卒同勞苦是皆其誠敬之功隨事可驗者十
二年署河東鹽政辭眷廉除積弊十三年

世宗憲皇帝升遐

今皇帝卽位授公吏部侍郎
晉都察院左都御史上
三習一弊之書特蒙嘉納乾隆元年遷刑部尙
書二年總理國子監事時承楊文定公後執經
者數千人公奏做文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公條
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論者謂自元大
儒許文定公吳草廬先生後明惟南陳北李有
之於今爲再見

奉

命審河南疑獄盡開釋前犯無辜者報之三年轉吏部尚書授直隸總督直隸旗民雜處事務殫劇素號難治公以大儒蒞任察吏以嚴撫民以寬得士以禮斷獄以平凡賑饑通運開河捕蝗諸政次第興舉其尤著者晉州小兒被殺村民紀懷讓誣服獄既具

朝審已入勾決公奏請緩決覆審寃得以白環京皆旗圈地漢人佃之田稍熟奸民益租奪佃以故佃戶治田多鹵莽而旗人亦不得厚實公酌

定租值奪佃之風遂息蓋公之明敏果毅擬之
前督固與于清端公媲美而李敏達公讓其寬
平者也嗚呼儒者出任封疆重任如睢陽湯文
正公治蘓三載幾於移風易俗今觀公之政績
卓卓若此誰謂存誠居敬之學隣於迂踈而寡
效哉五年移制湖廣平鹽價靖苗疆八年調撫
福建以湖撫劾鹽道案罷官九年以宗人府府
丞

召十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乞休歸里閉
戶講學如初十四年復授副都御史

命在上書房行走十五年遷兵部侍郎七月晉工部
尙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十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七年晉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事
務十八年秋典順天鄉試蓋公充鄉試同考者
一會試同考者二會試總裁者三至是則鄉試
主考凡五桃李盡出公門吾師熊文端公後一
人而已適有逆徒假公名作偽稿播遠近直省
窮治罪人始得而公賴

皇上聖明灼知於老臣無與委任益專寵遇益厚此
我

皇上之明同日月而內外臣工莫不爲之感激而歆
獻也公生於康熙癸亥薨於乾隆癸酉享壽七
十有一原配原氏贈一品夫人繼配張氏封一
品夫人男七孝德闈元連元興元殤孝懿早卒
孝愉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孝則業儒女四并具
行狀中余聞元城先生以盡心行己之要可以
終身行者問溫公公曰其誠乎朱子曰敬者學
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自昔聖賢爲學未有不
本於誠敬者昔蘇文忠公之表司馬文正公也
以二言蔽之曰誠曰一余於公亦請以二言蔽

之曰誠曰敬公之生平以誠居心以敬力學屢
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
共而不交三曰勢爭其所遜四曰功藏於無名
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
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終身持之未嘗須臾
離以是上結

主知一德一心終始無間雖頻遭顛蹶而旋即進用
生享高位歿膺美諡植行與司馬公同而遭遇
有司馬公所不及者若其覃精理學研究六經
所著有春秋義已成書矣旋自削燬晚年乃著

詩經補註每進一篇

皇上輒霽顏稱善既成復令公著易傳補義彖爻甫
畢而公疾革

命翰林學士梁君等續成之此公之原本經術發爲
文章而有功後學者也余自愧迂踈夤陬於立
身行已事上接下之道不能逮公萬一而數十
年來與公周旋久深知公之所以

列聖之知遇與

列聖之所以眷顧公者皆公生平誠敬之學有以致之
也以故公之立朝大業彪炳天壤人人共知者

余不具述而特舉公之立心爲學之要揭之於
阡以告來者俾知聖學宗傳於茲弗墜云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尙
書兼管禮部事務加二級海寧陳世倌撰